

# 終結階級社會是為每個人的利益

Tim Jackins

2014 年 1 月

於北美參考人工作坊及英格蘭教師及領導人工作坊

在我們人類生存的初期，沒有人處於夠好的狀態，使釋放過程持續發揮功用，因此我們錯失了釋放所帶來的眾多益處。在早期幼年時期，我們喪失了運用釋放功能、以維持心靈運作的能力。那個能力就在那裡，並且在條件合適時發揮作用。這個能力曾經存在，但情況並不容許，但即便如此，我們存活了下來。也許演化已給予我們足夠的適切生理條件，或可能我們已有足夠的心理能力，因此儘管我們對仍受到猶苦模式的操控，我們仍然活了下來。我們的確存活了，雖然有時幾乎撐不下來。我們的人口總數甚至曾經縮減至 5000 人。當時的我們是可調適、有能力的，儘管幾乎就要撐不過去。

## 階級社會的組織化

在某個時刻，我們開始組成社會。我們開始組織自己。宇宙中有種對事物加以組織的傾向。有些物理法則我們知道得很清楚，像是地心引力；也有些我們比較不那麼清楚的，像是有關暗物質和暗能量。有驅力在運作的時候，事物就有系統化的傾向。分子有系統。太陽系也有系統。系統化的傾向，並不需要思考來促進它的運作，這並不是智性化的結果，它發生於任何層次。一旦有一個複雜的實體，像是人類的出現，這種系統化的傾向便在我們之中顯露出來——然後當時的我們便以彼時在運作的那股驅力來組織社會。

其中的有些驅力是猶苦模式，它們被用在組織的過程——尤其是那些讓人覺得他們的資源永遠不足以獲得安全感，他們總是處於危險的猶苦，然後讓他們做出欠缺考量的行動，只是為了慰藉與消除那些不安的情緒。在我們的歷史裡，我們經常受制於這股驅力，為了不讓自己的生存受到危及，我們已經對彼此、對其他生物和環境做了很多可怕和破壞性的事。

在所有社會之中，組織化的傾向一直以來都在利用這個猶苦，讓人們覺得生存受到威脅，並需要更多資源來確保生存。這個威脅對我們人類生存的歷史來說，大部份是真實存在的。曾經因為缺乏資源，我們一度無法集體存活的懷疑。這已經不再是一個真實的問題，但人類卻持續地這樣感覺著。

累積資源和取得權力的人可以利用自己的模式以及他人的模式，來剝削他人的心智與能力來生產物品。我們學會了操縱猶苦模式來進行組織。社會是剝削的。社會是壓迫的。我們彼此利用。我們也利用其他的生物。我們獵取。我們學習如何畜養動物。我們學習如何農作。

我們持續發展我們應對世界、製造物品幫助我們確保生存以求的能力。我們在組織化和生產能力變得夠好，以致於我們已經生產出遠超於生存所需的盈餘。接著便有了以剝削進行竊取的理由。如果你從沒有剩餘的人身上偷竊，那個人會死亡，然後就沒有多餘的人可以剝削。但是當人們可以製造比他們需要的更多時，社會可以被組織化，於是人們可以在竊取盈餘的同時，又讓被剝削者活著，以便創造一個持續進行的生產洪流。因著生產的發展歷史，這已經以不同方式存在過。過去有奴隸制度，有封建制度，現在我們所在的是資本主義。這些全都是不同方式的組織化。當人們懂得如何更有效率的生產出東西時，它便轉換為另一種方式。新的驅力得以被創造出來，以新的方式來組織。

我們一直從這些進步中獲得巨大的利益。在這個空間的每個人，今天活著的每個人，事實上從壓迫社會中獲得極大的好處。他們持續增加的組織化和生產能力，才可能讓我們人類在知識和技術上大幅進步。然而，這些進步對人類伴隨巨大的代價。我們已經毀滅很多人。我們在彼此身上輸入了沉重的猶苦模式。

在某些角度我們可以說，剝削曾經是必要的，剝削他人來獲得學習、發展和理解世界的理性空間。總要有人得擁有理性思考的空間。剝削則使這件事成為可能。另一方面來說，如果以前我們能更謹慎地思考，說不定就能以不同的方式來組織。我們也許能深思熟慮地組織，利用理性空間和資源，來發展我們的能力，而不需要將任何人逼至生存的邊緣。然而，因為猶苦模式我們無法做到。有人認為所有的剝削都是必要的，才讓我們能走到今天，這是一個悲傷但必要的破壞過程。

在獲得足夠的理性空間後，我們開始思考過去發生了什麼事——並非試圖引導支配，而是試圖理解。在理解之後，我們思索要如何發生改變。也許我們能對社會產生影響力，也許可以讓它較不苛刻。有些人甚至認為更大的改變可能發生。有些人認為改變無論如何都發生，不管有沒有人的思考介入，有一股驅力會讓事物持續改變，並重新組織，而我們可能帶領改變，不只是隨之擺佈。也許不一定要等待新的力量累積來重新組織化；思考如何行動，是可能的。

## 新的狀況

此時此刻很清楚的是，剝削已不再必要。理由有二：對於如何生產出夠好的東西，我們已有足夠的了解，足以讓每個人都擁有好的生活，一個讓人有理性思考空間的生活，不必剝削任何一個人。我們所在的這個階段，不再需要剝削。

第二個理由是，現階段驅使事物組織起來的，已經不再是仰賴純粹盲目的力量。我們已經發展到我們可以思考地更清楚了。我們可以完整而且有意識地進行組織。我們可以覺察自己行動的後果，並且做出有智慧的組織決策。它不再僅是盲目的力量，往某個地方推進。我們現在擁有過去不存在的選擇。

我們很清楚，在這個階段，我們可以改變人類組織的方式。我們可以了解，哪些對於人類、其他生物及環境來說，要付出的代價太大。我們很幸運地處於這個能夠對它有所思考的階段，特別是我們現在有能力來摧毀所有事物。看看何者會贏，將是令人關注的事——是思考會贏呢？還是那些已經造成損害的累積模式？

## 對抗那不思考的結構

我們所處的這個階段，正好也是我們可以促成改變的時機。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？我們要怎麼終結這個破壞性的階級社會——不僅是為了個體的利益，也為了所有生物的利益？

「為什麼你如此反對資本主義？」我們不只是反對資本主義。我們反對所有剝削性的社會？資本主義恰好是我們卡在其中的社會，沒錯，我說的就是這個資本主義。我們反對的，是所有剝削任何一個人的社會形態。比起反資本主義，這是更大的一個原則。

我們不想要被引導到一個反射性的辯論——這群人反對另一群人。這個奮戰，是要反對那些存在我們心智中的模式。辯論哪些人應該獲利，總是會挑到某些人，而且把議題弄得含糊不清。任何時刻，只要我們將人們放在反對彼此的位置上，它反而遮蔽了背後更大的問題。這是為什麼事情仍然令人費解的部分原因。它並非某個人或某些團體的問題。問題不在於有些人帶著他們的猶苦行動，而在於要終結這些猶苦，不允許任何猶苦支配或影響了我們的行為。

任何的社會在發展時，都會刻意地操弄猶苦。人們越來越被制約，不再去想社會運作的方式。只有當它開始故障瓦解時，人們才被迫要去檢視它。它會在它最剝削的部份開始瓦解。勞動階級的人目睹了社會的失敗，當它開始無法供給足夠的工作機會時。

但資本主義不僅對勞動階級特別冷酷。它並非不同階級之間的戰鬥。它是對抗那些不思考的猶苦結構，以及這個結構製造了什麼後果。

### **另一個不得不改變的理由**

我們處在一個特別的情境。近來一個剝削的社會威脅了我們及其他物種的存在。這並沒有對階級產生了改變或修正，它只是增加了另一個非得做出改變的理由。這個不理性的社會，和其他人用來取代它的不理性社會，都不能再運作下去了。巨大驅力在操作著，已造成巨大的損害，我們無法在不理性的社會脈絡下控制它們了。

因此我們有第二個，更不得不改變這個社會的理由。不僅因為這個社會無法在不破壞許多人類生命的情況下繼續維持，也沒有辦法停止對所有生命——至少對複雜生命的破壞。很顯然地，終止這個社會的影響力和權力，是為了我們所有人的利益。

各式虛假的衝突被創造出來，例如：「工作機會和環境，二者擇一」。如果我們不了解階級，這會混淆我們。我們必須去了解階級，終結對才能環境的破壞。這是一個強烈的、更加明顯的此刻現實。終結階級社會，是為了所有生命的利益。

### **社會對我們的影響**

那麼，我們要怎麼做？我們這美好、少數溫和的一群人（笑聲），要如何促成世界改變、煽動那已經在進行的、持續性的世界革命？想要事情改變，光用過去的方式是

不夠的。除非我們賦予思考及行動，否則事情只會草率地變化。我們必須能夠充分思考，讓改變是由智慧所引導，盲目的驅力無法改變它們在推動的事物。

我們如何做到呢？我認為我們必須去檢視，生活在階級社會對我們產生了什麼影響。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之中，已對我們影響甚鉅，但我們不盡然能對這些影響瞭如指掌。我們都一直在特定條件下生活著。我們看待事情的方式都是受制於這些條件造成的猶苦。一個例子是我們如何與其他人連結：為何依靠他人如此困難？部份理由是我們早期的傷害。但在這些傷害發生後，所有的種族歧視、性別歧視和階級歧視的猶苦又闖進來，在已經相形脆弱的土壤裡生根。

我們如何能夠勇於信任他人的圖像，已經嚴重地受到性別歧視、種族歧視和階級歧視的影響。你會信任將你的生命交付別人嗎？哦～不。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下，我們對生命的想像是，我們必須獨自確保自己的生存，生產出能延續自己生命的東西，而不需要仰賴別人。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理想。我們有自己的退休基金。我們在這裡那裡掩埋自己的小小橡實果，希望它們會幫助我們度過一個漫長的冬天。這樣的觀點是，我如何維持這個有機體，我如何生存下去？而不是說，我如何維繫這些在很多方面相緊密關聯的、所有有機物的美好存在？

事實上，我們唯一能好好存在的方式，是如果每種生物都可以存活下去。如果我們想要事情變得更好，我們需要為了所有生物的利益著想，為它們做得更好。就是這樣，才能讓我們前進，讓我們思考，讓我們跨過我們的猶苦，讓我們彼此間越來越親近。我們連結得更好，我們越能一起思考，越能以更有創意的方式，弄清楚新的、更重要的事情來一起完成，這些也會是有趣的和好玩的事情。

## 我們的階級背景

繼續談談階級。你出生於某個特定的階級。你可能是中產階級。你可能是有產階級。你可能是勞動階級。如果你出生在美國，你的階級背景可能是混合的，因為美國在發展的歷史階段和狀況之下，曾經歷了一些階級的轉換。所以如果出生在美國家庭的人，可能擁有混合的階級背景，以及每個階級的猶苦。這個階級的混合，可能是發生在一個世代前，或是三個世代前，但是因為沒有人在過程當中去釋放過猶苦，因此猶苦就不斷地被傳遞了下來。也許這些傷害不曾發生在你身上——也許它們已經兩個世紀沒有出現過了——但是你仍然擁有這些猶苦，因為它們曾經透過周遭的親人們表現出來，所以你也無從逃脫。

所以你究竟是甚麼階級呢？是勞動階級？中產階級？還是有產階級呢？每個階級都有其系統性被注入的猶苦模式，而每個人都有他必須釋放的猶苦組合。不管你出生在哪個階級都沒有關係，不管你碰巧是哪個階級也沒有關係。

Jo Saunders 擔任有產階級的國際解放參考人（ILRP）已經很長的一段時間。她做了非同尋常的事情，而且有著很棒的觀點。她和我的父親認為有產階級的釋放方向，是要去放棄他們所繼承的財產。這是最主要的，也是個很美好的方向。但是我向她建議，有產階級還有第二個重要的方向：只要他們繼承了財產，他們就要理性地且深慮地使用他們所繼承的財產，對抗社會結構的模式。我們需要有一些身於有產階級的人在運用著思考。

所以我的問題是，你可以在你的階級位置上做些甚麼？知道了這些以後，是否可以停止被階級的猶苦所影響？是否可以將自己從僵化行為中解放出來，從你的階級位置上，看看有何可能性？有甚麼是其他階級位置的人無法做到，但是你可以做的？

## 唯一一個有未來的階級

勞動階級是唯一一個有未來的階級。如果你身在其他毫無未來的階級也沒關係啦！（笑聲）勞動階級是唯一一個有未來的階級，意思其實很簡單，就是我們不需要任何會剝削其他人的階級。現在已經不再需要剝削任何人，這一點好處也沒有。我們也不需要中產階級——這個居中媒介及管理著剝削的階級。我們不再需要任何有產或中產階級。然而，我們會一直需要東西被生產出來，我們會一直需要一種生存的方式，希望是更有智慧、而且是越來越不具破壞力的生存方式。生產力的需求會一直都在，所以勞動階級是唯一一個有未來的階級。

在勞動階級中長大，或是擁有勞動階級的祖先，有著莫大的好處。你有一部分的理解，是對應於社會的壓迫。如果你曾親力從事過生產工作，你會對現實有深入的認知，這個認知是那些生產管理者或是目睹他人被剝削的人所沒有的。你和現實會有更深的連結，也會和身旁的人建立一定程度的連結。

從歷史的角度，勞動階級因為在工業活動中被緊密地組織化，而獲得了許多好處，這些好處是從未發生過的。勞動階級的人必須學會和其他人一起工作。他們經驗到，透過彼此緊密的互動，完成那些單靠個人絕對無法完成的浩大事物。他們了解到，接受組織化、一起共同工作和思考時，所能發揮的力量有多麼巨大。在生產過程中

一起工作，有著許多好處，而因為勞動階級有過最好的機會去經驗這一切，因此對於這些好處有最深刻的了解。這並無關乎智力，關乎機會。

我們不會不勞而獲。工作需要有人去做，才有足夠的生產讓人維生。工作永遠都需要存在，工作是有趣的、好玩的。你可以和這個世界透過有趣的方式互動，並見識事物的發生。我喜歡體力勞動，我喜歡注意我身體如何工作，我喜歡痠痛，我喜歡發揮勞動能力。我喜歡在一天結束的時候，看我做的事情對世界產生了甚麼物質上的改變。我想我們都喜歡和整個宇宙這樣互動著。我們享受活著，並且和整個宇宙互動。

工作並不是問題，雖然我們是否獲得與工作相對應的薪資是個重要的議題，但是最主要的問題，是剝削一旦存在，猶苦、態度、和互動模式就變成了社會的一部份。一部分我們所生產出來的，從我們身上被奪走，被帶至其他地方，由其他人使用；結果就是，不同群體之間發展出具有傷害性的態度和互動模式。

## 以自己為榮開始

所以，你是哪個階級？你敢以你的階級為榮嗎？要能為我們自己同胞和我們的家庭感到驕傲，得有許多諮商工作要做---他們來自何種階級？他們有哪些掙扎？無論他們是那個階級。

我們也需要檢視，階級是如何將我們每一個人放置在壓迫他人的位置。即使我們在經濟社會中一直都是受害者，我們也會有那些纏繞著壓迫的模式。我們有中產階級和統治階級（owning-class）那些嘗試剝削其他人的傾向——我們也依這些模式來行動。如果我們沒有機會在經濟層面表現出這些傾向，我們在家庭或在其他地方也曾這樣做過。我們所有人都有這全部的猶苦，而且因為這些猶苦，我們曾經扮演壓迫的角色。

從受害者的角度或是從感覺渺小的角度釋放，是比較容易的，但這陷入一個不好的觀點，從這個位置我們不會有所進展或使事情改變。我們被困在那裡，是可以理解的。要跨出去、檢視自己猶苦中的壓迫者那面，是令人害怕的。這也可以理解。要說「我曾經用這種方式，很糟糕的方式對待別人，我曾經這麼過做」，是令人害怕的。你做過，這沒關係。這是件令人難過的事，但你不該因此受到攻擊或輕視。每個人都在他的能力範圍內，盡可能地嘗試抵抗猶苦的拉扯。我們處於壓迫社會中，在我

們擁有足夠的釋放之前，我們很容易被推往壓迫的方向；所以，我們需要談論、釋放猶苦的兩面。

我們之中的許多人，開始致力於階級工作的方式是以我們的階級為豪。這意味著談論我們的祖先、談論他們曾經歷的掙扎，我們可以為了他們曾經歷的掙扎哭泣，因為我們帶著那個猶苦。

關於「背叛了自己階級」<sup>1</sup>這個想法，我們有很多的困惑。我們許多人已經脫離勞動階級進入中產階級，而我們時常覺得應該以某種方法保持忠誠度。你的家人想要你受教育，他們常能瞭解，這是有代價的，可能會失去某些東西，但他們想要你擁有比他們更大的機會，他們這樣想並沒有錯。他們並不比我們瞭解得多，但他們瞭解這有代價，而這對他們來說是值得的。這可能是值得的。選擇這條路並嘗試事物，並沒有錯；即使這個社會死命地抑制你，並因為你做到了，而奪走了其他的可能性。它仍然是有意義的。

我們很少在壓迫社會中不付出巨大代價來移動自己的位置。這是為什麼這一切必須改變。在壓迫社會中，向前進的方法是腐敗的。我們檢視了社會與機會之後，我們弄清楚什麼能使我們往前進，然後我們嘗試了這些事。你可能已經移動到中產階級，然後卻覺得有罪惡感，因為你覺得你拋下了某些人。這是新近成為中產階級者的壓力：遺棄並否定自己的出生背景，質疑勞動階級的能力與力量，或者去放棄了他們，而非帶著他們、以新的方式來善用他們。

我不想讓你在這個面向感到困惑，無論你處於任何階級、無論你來自何種階級，都沒有關係。你可以對你設法成就的事物感到驕傲，它最後的結果還不錯。你此刻在這個位置上，現在我們可以一起來真正地思考。我們可以一起弄清楚事情，我們每個人可以決定接下來要做什麼。

---

翻譯：王翠菱、林意雪、林曉妮、胡鏡珈、陳蓓倫

校修：林意雪

From 2014/1 North American Reference Persons Workshop and England Teachers and Leaders Workshop

---

<sup>1</sup> 原意是為了自身利益，出賣自己人的意思，這裡指背叛了自己的階級。